

含山縣志卷第二十七

題名記

縣尹彭以誠

縣令乃親民之最近者但其職位卑而望輕統御者衆而施為不敢自專是以獲上治下也難仰思聖恩以百里民社寄之其責望亦重且大矣然廩祿使令之類皆資民之財力以供之為臣子者當何如以圖報稱焉况民之欣戚又繫令之存心行政為何如當是職者獨不可畏哉含山舊無碑記以誠自徐之碭山來是邑惜其蒞是邑者年久而名泯也遂勒石以記之若夫令之賢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六

不肖時有先後直道之民自有公論在茲不敢叙用警之于同志者時嘉靖十一年孟冬吉旦記

修復公署題名記

縣尹范楨

聞之前哲曰國爾志家公爾志私教泄官者毋營私為家謀也亦曰為家謀如國何營其私必廢乃公事已忘之云者迨心在國則無不公不在家則自無私耳使肩國之任營公猶營私也謂廢有不舉舉有不力力矣而尚有苟焉者哉含山縣衙署倉庫獄卒廨杜祠賓館自明崇禎八年流寇焚掠迄今順治四年令此者均聽事

民廬公所委草莽蹊飛鹿走者久矣賴謙茹朱公下車政治民和年歲登流亡集謂官之不可無寧止也厝貲微力俸蕪而鼎新之規模漸闢然待踵復者尚猶過半越十有四年禎承乏茲土視朱公幸不入民廬矣然自外堂內署數楹而外四壁不立環址皆荒其為蹉搖慘澹殊不減於鹿走蹊飛也及閱庫獄倉廩杜祠賓館蕩然全廢瞿然曰是皆國之公事也守令之責也矣若是先文正曰為秀才時即當以天下為己任今幸作宰於天下則一邑於才則已官已官而任止一邑可無所報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七

稱忝於而祖乎吏治之餘悉心竭智儉衣蠲俸三年之間不漁下不費官如蛾時術如簣覆山地者普廢者復臨民肅政有其地儲課被荒有其藏慎獄恤囚有其園見賓承祭有其所吏胥各安其科輿皂皆隸其舍鍵局以時鈐析不驚視前此雖弗甚或亦且舉已雖然廢而不復則終廢矣復而不修猶不復矣前者復後者修修復相尋則見復而不見廢矣第為令者考計有期代守難一同志足悅異調堪虞也是不能不致望於繼此者凡古之人有惠則愛其樹有功則紀其名鑒戒存焉

耳縣中所廢復於朱君者載之乘後則無聞逮積始有修復之役苟不識之以生其感則視公府如傳舍者豈曰乏人爰立之石自朱君始後凡加意修復者皆得以次書名焉或後之人數今者而稽之見書名者曰若國爾忘家若公爾忘私若肩國之任營公猶營私也無名者反是或相與勉焉而含山永新也溫公曰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嗚呼可不懼哉是可念也已在此修復間架工費贖如左以俟同志者詳云

進士題名記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八

由唐以來設科取士而俊傑之才自此遂出以登時用其間居公卿大夫之顯位膺齊治平均之重寄蓋隨處有之也若含山為邑居大江之西山岫環包邑由是得名其鍾靈毓秀固非他處所可倫擬沿革靡常析合弗一名號遞更蓋古歷陽為江龍亢之地至皇朝省併為含山縣以隸和州州之所統惟是邑而已其疆界廣遠可知也夫以地之靈秀而又廣遠且設科從昔迄今之久固宜俊傑之出者多而居顯位膺重寄可歷數矣然邑學累經兵燹碑刻弗存無考邑大夫平陽宋公者生

至任撫循其民興起士風亦既有年適邑中括蒼太守張公佑丁艱家居宋公詢諸張公按州邑圖志考其氏名由宋以來凡若干人載磐堅珉具刻于上徵余記之余觀所列若唐有張司業藉何上舍蕃宋有沈內翰文通錢學士藻張閣學孝祥其行義之修立學術之精正文章之煒煌功業之駿大皆表著于當時而垂光于後代繼而出者譬諸五綵之霞必自赤水而升千金之璧常由藍田而產有自然之理也則逢聖明教育盡道居勸率之首任者有若宋公為俊造之先輩者有若張公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九

而僚案協贊師儒善誘皆足以使後俊之興起也繼今而書者益振矣庸書以俟

麗譙樓記

教諭 楊應和

凡天下監司若郡縣準周官挈壺民法作樓于治之大門上而揭之曰麗譙蓋取諸華麗嶢嶢之義以樓鐘鼓昭扁揭峻閑衛俾民之嚴警而周逾於防非苟作也含山縣治譙樓舊有制歲久傾圯莫支嘉靖丁酉巔泉胡公以司寇郎添註州貳按視縣事至欲新之顧念歲凶財殫民以勞矣而復事之則病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未

幾廣右魚山陳侯下車見之愷然曰完舊益新吾責也未信而勞民屬也將奈何於是乎為之施舍已責務繕勸分越明年政通民和歲以大稔乃請之州太守近塘魯公洎胡公僉允焉而同守何公別駕黃公樂胥成之爰督典史王大倫訓術過茂賢董其役木取諸市維良石取諸山維堅瓦甃取諸陶維貞工取諸召募而不獲民費取諸調度而不侵官舉數十年之敝陋一微而新之為樓三間為楹二十有八崇二十七尺有奇廣如崇之數而倍其半護以仇壩翼以飛甍被以欄檻屋不呈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二十

材櫟不露形經始於秋七月庚辰訖工於九月庚寅應和不佞辱命載筆辭不獲迺作而曰美哉樓也鍾鼓棲而希音遠聞民聽懾矣華扁揭而大觀在上民視聳矣重門洞闢內外防峻而民罔或逾矣然而號循良而心切子民者豈但矜此壯麗以重威焉已耶時而登焉俯仰乾坤茂對時育見田野之明壑樹畜之連陰被野與耕夫餉婦歌擊壤而嘻含哺順則於何有必欣然曰吾子民之政庶有徵矣乎見田野之污萊樹畜之彫耗與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而無所底控必

戚然曰吾子民之政其多闕矣乎欣然樂戚然憂恚以民而不以已洞視愍惻真欲使吾民脫水火即社席而咸躋之仁壽則有怙有恃父母孔邇之懷永永其無數而於國家設官分職為民之意其無負焉已矣意茲固陳侯作樓之深意也陳侯以官能世其家清慎廉早愛民如子蒞含未兩期載而萬廢其舉尤留意學校多方作興庭廟釋奠有器尊賢烈女有祠師生有舍以至若憲司察院若公館若養濟院若街衢橋道若壇宇坊表圯者葺之敝者新之規畫措處不遺餘力夫固實材之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二十一

獲上抑其實惠之孚于下者然也樓成欽陞四川雅州太守故述其緒餘之一二以繫去思使後來者有所考因有所勸也是為記

修城記

兵部尚書秦民悅

含山古歷陽地實姑孰金陵之藩蔽江淮水陸之要衝舊之城池民斃鋒鏑一遇饑饉胥篋剽攻殷富者往往為大盜之積焉侯甫下車憂形於色乃鳩工命衆初立城池建門局架危樓以壯形勝承幾告成民咸德之無何入廟廊去斯民爰開城西隅立生祠繪侯像歲時奉

祀以永厥愛致仕教授王容華獻幣稽首請記余謂不
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侯高城深池有功人
人有功世世昔陳堯佐作長堤胡公宿築石塘召公舍
甘棠萊公庭植雙檜民遂以其名名之今敬瞻廟像而
頌德安居保障而懷功得無昔民愛四公之意乎侯名
文淵字好學真定深州人於弘治十八年筮仕寶應有
政聲遷今職時正德壬申春吉記

改建麗譙樓碑記

縣尹 范 楨 仁和

制凡京省郡邑因周官翬壺氏法為樓以懸鼓鍾榜曰

含山縣志

藝文 記

主

麗譙高其處取捷應也抑嚴衛也含山初立於署之大
門後明嘉靖丁酉魚山陳君仍於其門而樓之嗣朱君
仍復樓於其門禰入署見堂宇皆平視前未稱也為建
清遠樓於署後心則曰門處於夜宜靜而誼之義未洽
且譙為一邑望而希於署門非所以徇民也意更之然
猶狃於舊計費亦不貲雖他廢以次舉是尚慎焉甲辰
冬久不雨更夫晚炊風急突燃撲不及滅門火而樓亦
燼勢不可以弗復爰酌諸眾曰縣門鼓樓原非一制茲
將復興仍樓於門一舉有兼費焉稍增之更創為樓工

並舉而事雙美乎若夫門僅署之啓閉耳鼓樓則官民
近遠盡所瞻觀而夜齊聽聞者也踞勢宜高高則倡遠
選地宜當當則利歸定則宜中中則望一於是相與周
詢咨度去縣署東二百餘尺於城為中衛且為環峯齊
赴諸流夾漈之區所謂望一者也利歸者也於以踞高
乘勢又所謂倡遠者也遂與郡人士畫地鳩工橫準民
居直址稱之四圍化以崇墉中穴為門工築之基一門
三架為楹二十有奇重簷飛甍綴鈴鐸埒丹粉南北近
民居者垣之俾不得下窺東西當路則中牖窗楯左右

含山縣志

藝文 記

二十三

壁穿甕牖以通偵瞭經始於甲辰年十二月初二日落
成於乙巳年二月十六日涓吉以奠鼓鍾飾譙人循律
從事焉三衛之衛又各設閤閤峻其防以為樓翊人咸
曰今而後含之麗譙洵異於舊而合於古也已然則禰
之更斯樓也固非過舉與嗚呼門不火樓不遽更天也
人乎哉第斯樓既更自後觀之未見其難而自更者慮
焉則更之者禰能為之也久之者非禰所能也是禰之
能為與不能者烏可以無說也耶於是斤斤焉記之載
系之銘以備贊夫後之含斯邑者蓋不得已也銘曰會

稽禱更斯樓聯山脉納江流存夜氣阜財求弭災異承
天休裏前缺協同仇惟聖壺氏之足法後有令此者幸
加意於斯樓

城隍廟記

教諭張洪雲夢

含山和州屬邑也舊有城隍廟在崇儒坊東歲久損壞
不勝風雨且墜且壓莫有能拯之者先是邑令李侯至
首謁廟大懼神無所依亟督治之歲不登未遑又明年
為有年乃捐俸為寮寮倡然後大家富人施施于于咸
樂助之市木於江輦石於山甄陶煨冶度材庀工自廟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五

之無自無之門謹飾規制作之新之加點聖於巧壤飾
丹漆於楹棟高明灝深視昔有加於是像設遒肅無不
備具卓然壯於溪山之域而一邑之士庶得有所瞻仰
依歸矣經始于成化五年之秋屬歲大侵中止歲事於
六年之春不逾夏而告成庠生黃欽等磐石求予記按
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我國家禮制極盛天
下郡縣無大小通祀城隍用此道也矧茲城隍屬于有
神歲時旱乾水溢無禱不從又封之內禱疫不降民不
天折皆其肅貺也所謂過災捍患孰大於是哉廟而祀

之誰曰不宜李侯所以盡心竭力為之者豈非見於此
歟雖然李侯之所為固以作廟為重其於學校之廢弛
靡不注意為之義倉再葺社學重新與夫東南之交陂
塘之迹古有而今廢者悉以道復之民獲其利是非李
侯之有守有為不足以致此敢併書之若夫好義樂施
諸君子則列之碑陰以勸來者廟創于前令王均美舊
誌詳矣茲不錄李侯名綱字振紀西蜀簡縣人

尊賢祠記

密雲尹蔣清

宋侍御游公諱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六年進士與龜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五

山楊先生皆程門高弟也堯忠宣公判河南時待以國
士及入朝薦為博士遷監察御史出守舒州移知濠州
忠宣公去位公亦求去寓居和之含山因家焉公清德
重望皎如日星奴隸之賤皆知其名流風餘韻足以為
世師範龜山撰公墓誌壽七十三而終葬於含山車轅
鎮之原著在朱子所集伊洛淵源錄中審其墓無疑矣
正統初侍御吉豐彭公昂奉勅提學按縣首詢先賢遺
跡命有司立石表公之墓及漢五更桓公榮元弘文館
學士危公素皆命立石表焉景泰癸酉四明黃公潤王

博古君子以僉憲來宰是邑慨公湮沒之久立神位祀於社學成化甲午冬鉛山胡公漢由進士來知邑事謂公名賢宜有祠遂建於治東學宮之北朔望拜焉後以侍御取於京弘治戊午安陽張公時清來為令因公墓石歲久仆泐重碧堅珉比舊崇廣刻龜山所撰墓誌於碑陰樹於大道之傍以起瞻仰踰三載辛酉冬偃師趙公繼張而來一日謁公祠下顧瞻頽圯弗稱尊崇即命工掄材躬督葺之蓮幕何君協力相之撤腐易堅周圍築垣前立中門煥然一新也又以桓危二公可以並列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二十六

同立神位於祠中工訖屬予以紀歲月於乎古之賢人君子砥迹蓬蒿之下多矣不有當路在上表而出之其於馬醫夏畦之鬼何殊乎今吾邑前有賢令以作之後有賢令以繼之而三公光照簡冊固不藉以為幸然所以勵士風正民俗起後人仰止之心有裨于世教也豈非莫大之幸乎諸公尊賢如此愛民可知矣宜書之以示永久云

游定夫祠記

州同知 薛祖學

游子墓在和之含山頽然荒蕪薛子過而問焉田父曰

察院不知為游也詰諸士人始日游子薛子曰嗟夫廣平程門高弟也見道之速傳道之正造道之遠與上蔡龜山並列故晦菴謂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可以師世而範俗廣平如此而後世不知其人論其世可乎知其人而論其世也而能不爱其田里廬墓乎按游子建陽人以御史出守和州以清德惠政涖官遂為家而不能適卒死于是而無他大用田里廬墓在是也名察院嶺者幸也嘉靖改元祖學移牒縣令鄭子今年春祠成鄭子以告薛子由是得尊游子也象游子祠也紀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二十七

墓于右以信後人也門墻堂奧固日星如也或曰楊謝有語錄游無語錄汝南將樂多書院和無書院豈其晚年少倍師學而好禪故後世忽之耶曰廣平無語錄意者和鮮弟子無傳也龜山上蔡則固多門人者夫功莫大於明聖學學莫大於達性命德莫大於成君子游子發明語孟之書研窮性命之理則固為成德君子而功系與楊謝諸賢并隆一祠廟何感哀也後人仰祠墓而論其世斯知察院嶺之游氏乃語孟之游氏是亦語錄矣游氏門人為益多

旌忠廟記

南京兵馬劉傳

公諱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初殺功借補承信郎建炎初與張琪聚兵通東京留守宗澤紹興十年從劉琦守順昌復宿亳定淮壩諸郡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口人渝盟大舉入寇至壽春時劉琦為江淮置使總督逐路兵馬琦命都統王權邀擊公隸權麾下當前鋒過敵兵五百騎于定林與戰卻之生得驍將鶻殺虎權本降將素怯懦無才每違琦節制不進琦督戰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六

急不得已守廬州及敵兵渡淮三面並進權退屯昭關留公扼之至尉子橋敵以鐵騎突入公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踪山嚴兵自衛數告急不應統領戴阜亦率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得出入軍門貿易間竊權旗幟以遺敵至是敵人設伏立權旗幟以誤公公果望奔敵圍四起倉皇以四百騎當二十萬衆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絕勢孤父子竟死於敵敵人相謂曰有如興十輩吾屬敢前乎作詩壯之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特官其後三人即其塔立廟十一月復淮西

明年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初以戶部侍郎趙善堅請賜謚忠毅公英爽不昧土人禍福淫亢有禱輒應故百里之外垂四百年家祀人祝之元季廟燬於火頽垣故壘沒于殘篁古木中每陰風積雨窗窻聞兵革聲永樂初土人重建堂殿樓廡繪圖刻像歲久垣宇就圯屢修舉難其人今年春大尹華容劉公考古以興廢祀作曰表忠義所以示勸也廟食茲土又吾有司之事乃與縣尉李君圖之命陰陽官張朴方人盛圮鳩工市材不三月而宇藝煥然復命傳記其事嗚呼天地有大經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九

亘萬古不泯者忠義是也惟艱危之朝其人乃見公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勲節昭然英風生氣至今凜凜權阜輩偷生誤國污穢史冊視公何如謹次其實為之銘用垂用極銘曰蠢爾口口侵我中土乃有英雄奮揚威武長戈一揮疇敢予侮蚤督偏帥百試百捷及隸庸將身先引怯奸細弗稽變生肘腋我師我幟敵乃乘之誤投機弄援絕身危星殞轅門風翻地維火德失王壯士死職氣塞敵心哀動宸極爵謚崇褒錫之廟食有堂翼翼公像歸然緋袍魚帶列東戈挺英風義義彷彿生年惟公

公顧綏時著靈響神依陰陽周遊下上瀕洞垣歎異代
不爽生為令臣死為明神登我場園遇我妖屯民人允
從是畏是親有美邑侯忠宣之冒義氣感昭大新靈牖
委承克良歟工立就爾權爾卑竊生誤國劣賊降徒人
亡迹熄生當顯誅魂必陰殛崖海月明西湖雨霽嗟彼
尉橋比美百世五國城荒兩宮何地歲月于邁河關不
還明明者火越四百年口口滌蕩大明中天

遊褒山記

宋荆國公 王安石 臨川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

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
塚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乃以其華山之陽
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額猶可
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
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
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
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以深其進愈難而
其見愈奇有息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
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

之者已少蓋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
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
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
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思之深
而無不在也夫曩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
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
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
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於人為可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

識而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
孰能識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
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所
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
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
年七月某日臨川王安石記

銅城開水利記

明太史 宋 濂

和州西南九十里其鄉銅城瀕大江江水暴溢民不得
田作古之人嘗築土為長堰鑿石作閘貫以木槌視

歲乾澇闔之田得以常稔環二百里皆沃壤比年兵興銅城為往來爭戰之場開毀堰崩向之沃土皆荒蕪之區而民告病也四明李相由京兆尹出守是州一以慈祥愷悌之政而撫摩其瘡痍且以為民之生恒以食走白于江淮行中書省省臣是其議居無何田畧令寇懷玉行田至州聞守之為復加勸馬守乃進父老于庭親爵勞之立為條教使將悌王賢舉董其役先築郭公壩以絕水源次鑿百福山以煨灰石然後大集眾工而役之各鍾如雲絡岸蔽川不待督程各趨厥事動止無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十一

節齊之以鼓刻日而成不侃言于素遠而望之殆猶堅城隱隱轟起於雲際也以尺計之闊之高凡二十有二廣一十有八長二百有奇闊之兩端疊石為臺以禦迅湍補築東西堰七百有奇其高視間有加址之廣視高六倍別建屋三楹間龍神廟一區廟以從民祈禱之欲屋以居守者使司其啓閉經殆洪武元年十一月庚申訖工於明年二月己巳工以日計者八萬九千八百九十皆出有田之家匠石之費亦視田多寡均賦之官皆不與也州民童勝等相謀予文用昭守之功於無窮焉

呼召翁卿守華陽起水門提閘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事與守頗同未聞當時有記者翁卿之名至今弗泯班氏傳之循吏也守績偉矣他日必有良史氏書之與翁卿並傳又何待予文言哉雖然記之策書遺芳後世勒諸金石垂勸方今使繼守於斯者讀焉必曰水利民之所先吾可獨愧前人哉苟思無愧必葺之完之俾斯聞久而不壞此勝等請文之意也因不辭為之書聞之作不知何始相傳起吳赤烏年間近得殘碑二於水中蓋宋與元修建之記云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十三

華陽山喜雨亭記

宋縣尹陳仲吳

天人之際至通也吾誠不至人猶不孚况幽於物者乎迺者浙江淮壩夏以旱告上數宵旰詔勅屢下郡國祇若和為郡面江背滁左導巢湖右引瓦梁又有滁淮二湖之浸田號汝壤河渠溝洫歲久不治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太守王大過開藩未几首浚城南之河上引湖水下接江湖環城數十里間賴以灌溉獨西北地連山阜種不入土大過朝祠夕禱自徂秋不少怠嘗得太一醮式齋條行之方於郡齋簷檻間手書青祠微雨飛灑

粵明日朝修午罷龍見於城東南隅雷雨大作撤祠之
夕夜漏未終大過單車徑造褒山乞靈定大師墻下且
即華陽洞親投符券少焉有巨虺出於殿屋一白雀與
虺相逐徘徊去來萬目爭指畧無驚猜衆歎希有訖事
出山陰雲四簇甘澤隨霍竟日繼夕向之赤地始遂秧
插歡呼之聲徧於田間秋主僧慧機築亭洞前大過命
名曰喜雨仲吳適以視田道出山下會暮假宿凌晨拉
機曳杖捫蘿周探巖穴退而酌泉煮茗于亭環山老農
且能道大過前日禱雨之異龍眉舉手言之猶有喜色

金山縣志

藝文記

五

機復求記其事仲吳以附庸下邑日奉寬條非但得大
過惓惓斯民之心於符移戒飭之間至禱祠一事又每
陪侍斯夕備見精誠不倦而崔蛇之異復親父老所言
甚悉然則傳信紀實豈容以荒落自解昔春秋書四月
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者喜雨也二者皆有志於民而
書之是亭也豈特識一時之喜哉後來者或從事於此
而有考焉啓其誠信其事大過之名與茲山終始矣大
過字季立世為山西人嘉泰元年孟春望日記

蒼山記

學博劉景仁

金山為邑象山環之名曰環峯邑之西陸巖然屹立者
蒼山也根盤數十里高不知幾千仞山隈有池泓泉澄
徹雖旱不涸古老相傳有龍潛于其下宋時祈禱有應
勅賜蒼山感應行雨龍王之號載在祀典其來尚矣皇
元大德己亥兩月不雨田苗將稿縣尹王公名貞字吉
卿衛州人也由臺榭而擢宰含邑公乃遍謁群祠禱雨
弗應進者而告之曰境內山川往者亦有所禱之地乎
衆皆以此山之神為請公率衆而往登絕頂拜于祠下
祝之曰神興雲致雨者也苟不吝神功而沛然霖雨田

金山縣志

三十五

苗得霑潤澤誓當勒石以昭靈應斯言一啓甘雨隨降
遂得小稔奈公冗未酬斯願次歲庚子天復旱公慊然
曰向者祈應之碑未立是予之咎復詣祠謝過于神而
禱雨未幾大雨霽霽四封之內既霑既足歲則大熟公
愈信神之靈如響乃捐己俸立石于廟俾予直書其事
予不敢辭竊謂雨之應者神之靈也神之感者公之誠
也紀其實而書之

夜度兩關記

明大宋伯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

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雖晚尚可及滁州也馬上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東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岷峯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將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漸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鑼開發山谷嚮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六

不能定者久之予然計此關乃趙檢點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上隱隱問從者云當涉此乃至和州看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密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為喜既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尚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皆不及備傍

山溪澗峭石如林馬為之辟易眾以為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復循嶺以行諦視崖壑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邪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倖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為後戒

梅山止渴亭記

州貳守

胡永成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十七

含有梅山居人相傳曹操督師侵吳師行至是渴操曰山有梅師以無渴故梅山今重馬大柱史海山錢公巡舍觀民間俗得梅山故語永成曰望梅林而止渴者古人應變之權也因舊迹而立亭者今人懷賢之義也是山宜有亭有梅亭名止渴宜有記汝為之庶幾勝槩傳焉知州魯承恩重奉公命永成辭弗獲爰思孟德之在當時其功名心術無庸論者獨於立談之頃遂有以止數百萬人之渴顧可不謂之仁術耶公之意豈獨有取於孟德已乎亦思夫所屬郡縣之民豈無行而渴渴而

疲者乎四海之內之民亦豈無行而渴渴而疲者乎是故登高弔古感時興思公亦憂民如渴矣是故所至而彰善黜惡而興利除害官不敢渴於民而民得以免於渴者伊誰之賜哉昔蘇子瞻赤壁之遊亦嘗感慨於孟德之事矣然其舉酒屬客誦詩作賦不過甘心於魚鰕麋鹿之為侶蟬蛸生死之為哀竟未及於民生休戚者今猶膾炙人口公一亭所寄深遠如是則古今賢哲之襟懷又必有能辨之者矣夫梅得氣之先在高宗傳說期靖殷邦盟美和羹深致意焉公以盛德高才遭際明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十八

時異日坐諸廟堂之上廣亭之意願梅之功以應我聖天子如渴之求則奇勲茂績邁古而傳後者自又有太史書之或曰操師未嘗至含山疑傳疑云嘉靖十八年夏月吉記

銅城閘記

學博林幹

和州西南九十里許有閘曰銅城前瀕大江兩崖障石為隄中函巨板斷水道而閘啓之和之田資灌溉者三之二霖潦泛溢又賴以閉關要繫甚重莫稽創始經洪武中州李相重修波流衝激歲久頽圯有司欲治未

遑民慮益甚幸而水患不經苟免蕩析乃正德乙亥括蒼黃公庭儀來守是州無何訟平賦簡民吏洽和遂肆意利民之政爰及斯聞曰賢之興愚之廢咎將誰執於是下令完葺而積雨彌旬所在潰決閘之內民賴無恐公又謂苟且之作無以備經久垂永圖乃復出私帑以佐官用募工司斧鉞經再閱月告成規模若仍舊而隄防板榦堅厚有加是役也督責不聞人樂供命蓋以佚道使民也間謂榦嘗至其地當有記今後之人知是為民安居粒食所繫事不可不急也幹惟公職在牧伯志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三十九

在仁民一時之役百世之利俾公函竭其賦饑哺其食所及顧亦有限惠而不費未若是也昔白公修鄭國渠而長水秦趙尚寬修召信臣官渠地變沃壤名在冊書至今未泯公為有司之良政皆急民當有錄而傳之者宜撫其事為記閘之東西高下丈尺悉載宋太史舊文不復書云

褒禪寺記

明司理戴重

九月七日既夕至褒山寺入室田器顛倒雞栖狗卧豕盆牛橐與僧狎處客至煮豆蒸芋煬銀杏以飯有老僧

能言寺中舊事明日道余登山而徧焉老僧曰褒山以唐貞觀惠褒禪師名也宋元豐後黃魯直王介父王深父皆有文字今不存塔上寶塔大字亦非張安國書年號頗誤國朝建寺自永樂中鄭和使西域還也殿堂制度甚工絕無蜘蛛鼠窠云有辟塵珠不知其在藏經楮小而古靈不敢食云有異香所塗先住持更有玉杵鐵杖金磬錦恍玻瓈盤旛檀座等物或毀棄或侵奪無復遺者寺田若干畝宣德中所受戶帖尚存絕壁斷碑往往有宋人題刻不成讀地多古井相傳為一畝三分地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四十

七十二眼井其曉其義山顛石池瀦水不涸謂之龍池又有龍女泉曰龜泉即宋時禱雨處也遂慨然曰斯山斯谷盛衰興廢不能百年况夫高不如山深不如谷者乎吾何知佛法直一乾頭老農耳余初異老僧能識古昔不圖又說道理如此因記其語老僧又言山中諸洞多可觀畱余信宿余亟歸為九日之莫不復止

華陽洞記

戴重

褒山故名華山其東五里為華陽山亦名蘭陵山前後有石洞其後洞則王介甫之所遊記余未至之也其前

洞圓空徑丈下出湍泉穿石作聲或月泉之源有龍居之宋元祐中州守王季丘嘗祈雨於此有喜雨亭今亭廢而碑記尚存入洞門二十步稍折以北其空漸大石乳懸欹深窅莫測不敢復入矣周生舂泉而飲之曰凡登山遊水者食其石飲其水則弗逢其怪物也泉南流成谿谿西有僧舍假息而去

梅山亭

戴重

梅山者曹操之圖吳舉兵臨江軍士道渴操曰前山有梅士皆口醉山上至今尚有梅樹其西峯望含山縣治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四十一

術者曰術前鬼探頭清官也早休縣吏或惡之鏡其峰未與輒罷去後吏至創已事營石墻以益之亦得罷夫君子起身而為吏貪廉自我黜陟自君者也已則不廉而黜是懼雖移柵於山不可得也已則廉而陟是求雖禱福於山亦不可得也南山何知一鏡之一崇之不亦勞乎

太湖山游記

戴重

登郡城西南望之有山參差巉岬者太湖山也連城三舍古者江流汎濫注瀦為湖山故臨湖上以此得名今

江徙而南湖化為田凡十百里山有三峯東峯之麓為大善寺少東三里有仇侯故宅廢二百餘歲麥田卧石字僅可識西峯極天河之曲內入巢湖外出揚子江巨石若龜可垂長釣焉余未嘗至其中峯則普明禪師之塋寺也左山曰東亞右山曰西亞中阜曰鉢徑上折碑文字漫漶入寺躡磴登塋堂其塋盈丈礎石精質賊兵嘗燬之不能壞塋西為錫杖泉甘而靜滿而不溢日汲百斛不損寸旬月不汲不益寸余飲之渴睡以釋日夕雨至簫鐙求普明語錄讀之紙尾得銅城閘水利記頗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四

與今異乃宣德年僧石航手迹余割以藏笥中明日又雨與數書生坐譚移日僧為言山中藥草禽虫之異有數百種晚霽炊錫泉瀹蒼山新茶細如勾折乳白蘭香佳味也明日陟峯上望巢湖水片白如月湖南山蒼秀在曉烟中歷落可數山陰為朱湖谷云可避亂由山而北引者荆棘嶺桃花山蒼山將次第及之石苔辛香拂人鼻息久食之亦有清氣群鹿驟至多可數百殊不畏人近之輒角而待有玄毛者額須老怪獵人計索而不得于石穴獲鹿角黃精循東亞歸寺日久夕矣

含山縣志卷第二十八

淝湖圩田記

縣尹黃潤玉

淝湖邑大澤也南石門諸源循龍角而委北蒼山一水會縣河來瀦夏長成洲冬涸如原自郡縣來嘗堰水濟旱址廢迹存永樂初和州幕僚張良興睹其冬涸奏為田而增賦焉步之邑籍田五千八百三十四畝五分額之算賦三百一十二石有奇數之則不可稼而虛賦議升斗散派邑之千七百家銅城諸鄉以理拒之莫能屈迺檢梅山鄉田丁多寡強授之不稼而又入賦期五十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四十六

年于茲矣然始之虛賦加之遠輸逋丁日耗累民日貧景泰癸酉予來詢狀或曰湖淤肥膩幸築圩獲穀歲倍遂於是冬優賦輸學計田出丁得六百五十人自十一月乙未至十二月甲子不風不雨功易圩速復輸民壯三百促成之凡計圩週一千九百一十四丈下者博二丈五尺崇一丈四尺址高者博一丈半之闊通博三丈五尺三寸日長至圩成而風雨雪作比晴邑佐方公善携酒邀予樂之且曰成難毀易願有請焉於是命田丁數家屋圩上時補其罅漏俾勿壞

惇義堂記

學博林 幹

予叨職含庠之明年諸生浸以道義相推重一日舊友俞惟善率舍士十餘人揖於庭若有所言未發予扣之乃曰唐生珣宗玉閩族也國初以紹官居舍世業科第父以施有隱德仲父慶以行義倡于鄉竭資卹遺身沒而貧遠近以為儀刑逮生克振其家性友于雍雍睦睦欲義其居而弗遂也有廬數百椽悉畀兄弟別營以居且無幾微德色願記其事以為勸予未有以答也踰時察友泌陽胡君汝霖建昌師君約之復申前約語益

含山縣志

藝文 記

四

加核若有得於生之情而生之所以厚其天倫者發之真性無絲髮強於是有感而言曰虞周世遠徇原之詩不復作矣有能挽頽波於滄海之既逝還太朴於習俗之甚漓如唐生惇義者哉夫義出於心用以制事事得其宜兄弟者吾同氣親也使我堂厦孔居寒暑無所侵蝕而同氣者無以蔽風雨於事宜耶否耶且義與利對不能竝立而室廬者世之所謂利也遜之兄若弟生之所謂義也生知有義而不知世之所利故所為若此時又有汪生貢天錫者力行孝弟不忍以田財失兄弟心

子每欲張之而未能也然則世有謂古今人不同又謂民俗日漓於二子豈其然哉願生之義出於天性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使唐之孫子因有所法焉唐其永昌矣舍之士民因有所勸焉舍其庶幾矣他日有所樹立風之天下亦必將有感而興起者矣宗玉其有以勗之哉予方善其事遂與察友揭惇義以顏其居而又為之記云

孝友堂記

禮部郎中戴 禧

予少時游學含山司訓約齋劉先生所與胡君澄景濂

含山縣志

藝文 記

四

為同年斯文契得往來其家見其伯文達即其父文通運即雍容溫厚如其可挹也詢其詳其先世居淵之龍游永樂元年兄弟從父仲綱甫遊宦于和之含山因家焉家雖不甚豐裕而其事親也甘旨滫瀡之具殫殫祭之禮一無苟焉者兄弟無私貨亦無私與凡財計之出入歛散戚里之燕飲問訪一皆聽命文達而文達必以讓文通及文通諾行之後又必白其詳於文達釋然無間隔也自少至老未嘗一餉失色一事相乖戾而一家閨門雍肅子姓怡愉無一人不化孝友焉文通先卒

文達笑之幾絕景濂治墓居喪皆盡禮後三年文達卒屬纊時顧諸幼曰不願汝曹過人但孝友如我兄弟可矣景濂與其兄景深即輩遵其命至今不少違景濂中天順己卯鄉舉三會禮闈試不偶卒業成均其道里之費膳服之需皆仰給景深昆弟而景深昆弟給之者無替也予與景濂別十有三年始得中鄉闈及春官試與景濂語疇昔及其父伯喪塋之詳慨歎之次謂予曰予伯父洎予父相孝友今予兄弟此心未忘伯父垂沒之言若尚在耳也第恐後此而或怠焉故嘗扁其所居之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吳

堂曰孝友願假一言勗之予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君伯與父既孝友於先君與昆弟復不忘於後則夫為君之後人者獨不思所自勉乎子不能如父之孝是為不肖父之子弟不能如兄之友是為不肖兄之弟為弟為子孰肯被不肖之聲乎予故直寫君家兩世孝友之迹于壁次使後人視法之能於此省焉而亦勉之必如詩之錫類而無忝所生則胡氏之名位福慶其可涯矣哉若古人孝友之陳迹緒言予可畧也

夾山松崖記

狀元舒芬

余家居簡出入將侯以密雲來署進賢篆越七月政聲洋洋念未展私覲之忱也他日偶以事集因談及樂律侯曰李通旋宮之說誠有未盡余訝之侯曰黃鍾為宮生太簇至南呂曰備五音太簇為宮又生應鍾曰備五音姑洗為宮又生蕤賓曰備五音是惟一律可宮可商可角徵羽則黃鍾調之角何以分宮別之謂六十調乎且半律之用是不止十二律矣余聞其言疑信居半後請終其說侯曰試觀於琴別律以徽別音以絃黃鍾之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吳

徽其絃具黃鍾之音五太簇之徽其絃具太簇之音五姑洗之徽即絃在姑洗者為之五音非為太簇之徽即黃鍾之商也姑洗之徽即太簇之商也故古編鍾編磬十二律各備五音未始相假蓋以大小別律厚薄別音知是則知李道之未盡者余乃謂侯不惟長於政事之才抑為會通適用之學因與論學終日忘倦侯又謂傳註可疑可正者幾節鑑可筆可削者幾觀月影轉移之異知非大地山河之影觀風先石燕之微知非四方有常之旋所論皆未始前聞者始疑其為奇之好說之鑒

終信其為理之深學之奧也方欲與質古今之疑乃遽以代去且語余曰吾舍西四十里山以峽名者有四百畝有松百株巉岩碩石古洞悠流吾欲娛於其間蓋松崖所為號者也茲還都閬將白當道致政以歸余不能挽留因曰侯方信用乃懷怙退豈人能逮者乎惟其歸僮於松崖倦遊之暇用其餘力訂正典籍闡明義旨庶先賢賴之成其大後人賴之啓其蒙因為之記欲侯無忘今日之囑云

景陸堂數學碑記

翰林吏部 宋學洙 江陵

含山縣志

藝文 記

四

宋時理學大抵皆通州兒孫耳讀孔孟之書者極少最後僅得一象山又為章句小師所擠陷雖良知明善羽翼四百年後嗚呼不絕亦如縷矣 國家崇獎理學嘉與經術之士共躋心要蔡仲嘯起而應之抱畫前之易太極以上無繁文守傳外一經白文之中無餘字堂與鄒魯門徑象山仕學兼優體用一致陵援機息無象寡小大皆學也順逆情忘居處執事與人皆道也故荆郢之間八年之久薰其德而勸于賞漸摩仁義而怒于斧鉞起衰救弊致中和焉通俗吏之窮神宦海于化其僅

僅者哉庚戌之正

天子嘉乃成大其學以教中州蓋謂大河之北逼近三輔辟雍鐘鼓將懸而待叩手荆郢士竊有以永思也涓滴皆泗水飲食知味之多羹牆者尼山行天下之大道者秦漢唐以上置身遵 功令而陰有以疎其滯心性合以為業妙存養而無嫌伐一時之同孔孟傳心私淑莫盛于此予不佞滯魯如石公謬引以攻玉郵筒參訂月無虛日所刻侯証錄景陸堂或問皆與有聞焉故樂郢士之請而為之記俾自今以理學之士竝心竭力而

含山縣志

藝文 記

四

讀孔孟之書

張學錄廬墓碑記

國子監 李 遇 閩人 博士

予居先人喪倚廬客有過予談喪禮者予曰古禮之不復也久矣而喪為甚夫子之於親一體也存而就養承惟歿而顙泣瘞而思有終身之喪焉非過也性則然耳顧世有執親之喪而不戚者其偷滋極反而質之君子乎客曰然予聞張門有碧泉張君廬墓事予聞之潸然曰嗟哉張君之孝加於人一等矣記稱善居喪者詳廬墓之事未之前聞也乃今張君行孝始而思之而易忘

勉諸一時而遲之歲月難也今張君墓母畢即依依不忍去結廬其側僅容膝枕塊焉離妻子謝親友蓬首憔悴與石聲松風相悲號朝哭一奠夕哭一奠不廢於風雨不間於寒暑歷三年如一日此豈勉強而能也予聞張母之生也嘗畏雷每聞雷輒驚曰余一日入隧聞雷誰倚張時跪而告曰即母百歲後兒當依母以居茲廬墓也信此也信則安安則能久故其居廬三載當雨露之濡與夫霜霧之降怵惕悽愴感時而生真有如將見之如將失之者事死如事生非至孝若是乎此張君始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平

結廬時適有一犬自山中來依張君廬亦三年不去意孝悌之道通於神明信哉昔王褒聞雷趨墓孝矣識者又傳其不肯西嚮之忠張君廬墓事與褒類其孝際明時監司上之天子天子召而用之則移孝為忠他所樹立必有大可觀者非哀比也史氏行將採而傳之予聞其始末因記焉張君名弘道歷陽含山人己酉魁南畿予遊歷陽與之交稔聞其懿行孚於族黨即不廬墓予已信張君之能孝已

蒼山祈雨碑記

州守夏璋

康熙十有一年士子歲仲春月二十六日之吉奉直大夫知和州事兼理含山縣務夏璋致祭於蒼山行雨龍王之神前而言曰人主體天立極為百神主乃列爵析圭分職而治一人中是不違庶官夙夜匪懈凡以為斯民也為斯民則必百穀用成百穀用成則必雨暘時若官食祿神享祀其受命惟鈞余守歷陽將二年所去秋旱魃為虐各憲題請蠲賑而余衷軫恤實沃嗟乎食人之食弗事人之事余與神其能晏然已乎且此荒黎殘喘已極一之為甚何可再也余朝夕悚惕凡所興革必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圭

求可以動天地質鬼神利吾民者然後毅然行之而不疑惟神有赫鎮於屬邑之蒼山廟貌已古碑志昭然大布雲雨厥所司也豈其庸罔念聞目今時屆東作民將火耨畚鍤而至者望歲如解倒懸余庸守牧敢不精白一心為未雨綢繆之計用是齋宿蕭寺虔告於神夫蠶之有害於民者昌黎行文致禱蠶且避守去况魃之為虐倍旋於蠶維爾有神豈以秦越視也至於時和年豐倉箱盈積今此下民頌

天子之仁天子諮詢所及必喜尚其佑此一方民而永

崇斯祀也若謂區區之忱足為馨香之格其又何敢神其聽之是歎

邑侯周公德政去思碑記

吏部許暢上元

從來分符篆典郡縣負赫赫名往往有之若去後能令人思殆百不得一焉含邑蕞爾山陬民貧地瘠恃有廉能父母振起而撫綏之歲丁巳夏周公膺簡命蒞茲土攬轡下車欽才就範日以愛養百姓為事凡便於民不便於官則言之行之便於官不便於民則不言不行也諸如嚴革火耗聽民自封勤撫字息訟爭析楊不事

含山縣志

藝文記

聖

圉園亦空絕行戶之徵求杜公差之勒索農悅於鄉賈歌於市幾幾乎熙皞之域矣且也立防禦以靖盜賊時島糗以待師行歲旱步禱設法賑饑天致甘霖人無菜色給牛種而比屋皆春葺學宮而斯文蔚起表貞女以發幽光置義墳而澤枯骨凡功令所不能禁之弊端與紳士所未悉陳之利病皆銘金勒石力為興除數年之間吏畏民懷百廢具舉癸亥春榮遷郡丞邑人德公之深知公之將去不期而會者十有餘人兩越長江號呼借寇督撫藩臬諸上臺見公之大得民也慰諭褒嘉

喜動顏色乃部文已下謂公非百里才行將晉秩台衡輔相

天子福蒼生鸞鳳之棲豈在枳棘哉邑人知公之終不可留立德政去思碑於東南孔道誌不忘也自茲而後含人士見斯碑則如見我公後之蒞斯土者亦見斯碑則皆法我公焉斯舉非偶然矣政舍自建邑以來其間廉能父母負赫赫名者誠不乏人從未有立去思碑者有之自公始含舊有游定夫先生祠載在祀典鐫石為碣俎豆不衰今兩碑並峙相去僅數武四海之內百世

含山縣志

藝文記

聖

之遙拜游公宇下者讀游公之碑因讀我公之碑知公之大有造於含也亦可以不朽云公諱元宰號台然三韓人

觀音橋記

教諭楊應和

迤縣治南壩因河為隍受蒼花諸山之水達于江有橋以通濟利涉舊名石橋又以上有觀音閣肆名觀音橋云考邑乘莫知朔始故老稱梁石勒字有赤烏二年亦漫滅無徵焉歲久圯甚民病徒涉而官亦病于費廣而改作之難也嘉靖己亥冬荊州事莆陽恒齋黃公攝視

縣篆勤政恤民興滯補敝不決月惠周而信孚厥民安之迺從民請力以新茲橋爰召工庀匠伐石畚土董者典史李江醫官劉瑞公時親蒞焉以視其作之勤惰與技之精拙為石梁四南行正方北微稍而刻其上以殺水精灰壘腰鐵三感兩架巨木以為梁設欄楯以為護漫板石以為固高三尋廣如高之數而長倍之砌石隄於兩傍蓋亭於橋左絨穹隆崇駢坐鎮綴役鵲浮龍襟山帶河為都邑觀經途者安逸執者憩以十月乙亥興事閱月而以成功告計費百四十餘而無侵于官計傭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五

千有餘而不擾於民甚義舉也衆賴賴之予乃載筆而言曰美哉橋也可以觀政乎哉夫政信惠之推也信匪孚罔以發志惠匪周罔以致懷將民厲而事隳事隳而政可第舉者未也惟公以官能世其家有為有守推誠盡一金石不渝子育時生煦嫗咸戴夫固登厥民揆厥迹度厥基大壯天啓全功玄助足見後勞之信焉見不費之惠焉見有終之義焉而謂可以觀政者非耶昔子產相鄭濟溱洧之涉以乘輿君子曰惠武侯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營繕史稱其威信服人所致則公之力新茲

橋無亦是之取爾矣視世之錮利自殖者闢亭榭貯歌舞以為退休之娛而求福田利益者顧廣營佛刹繪浮圖以祈報於虛無幻妄其賢不肖又當何如耶抑公之政績之懋富有日新掀揭傳播茲橋特其餘者耳後必有鉅筆書之郡乘紀之殆未艾者無庸愚贅也姑因省祭黃昂醫官姜仲才張樸張琛等僉徵記偕述顛末以昭告來者式繫遺愛垂不朽也是為記

仙踪橋記

南京兵馬使劉傳

仙踪鎮距縣西北三十里北通廬鳳行者相續於道鎮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五

南有溪合斗陽山諸水出茅塘至瓜埠入江舊有石梁莫詳建置歲久圯行者病涉土人舣舟架柵以渡春夏雨溢則山湍悍激覆溺相尋嘉靖庚子秋太守宿公至顧曰一廢未舉一夫弗濟時予之事乃命典史李江陰陽官呂瑄經營計度既而省祭官孫文富洪宗敬條狀以請偕士民朱仲富孫彥聰通告鄉人曰我梁我濟急君侯勞心若是耶於是庶姓咸集殷者効貲壯者効力能者効思募龍游之匠伐牛山之石無何公入覲二守宜春高公大尹華容劉公申命醫官張琛劉瑞益丁夫

明考勞自冬徂春江淮不雨民獲刻期興事凡六越月厥功告即梁因舊址疊薪稍崇補以文石實以粘灰預漫漫而利輾踏也上流開廣為盤渦兩岸斜甃為輔翼分湍悍而殺勁勢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通計上下滿千費不滿百不踰年而成焉僉謂傳為方人當記諸石竊稽天地判而山川列民物繁而道路分生民病涉聖人有憂焉取象於渙為舟楫以通濟利迨周人造舟為梁又有徙杠以通徙行興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始備也嗚呼王政之始久也茲則因民之利而舉百年既墜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五

之業明府之政績懋昭矣公帑不之費民力不之徵規畫宏績視昔有加諸君之勤勞有功矣雖然繫聖天子治化之隆風俗麗美山川鬼神亦將有以默相之歟太守名椿潞安戚里起家進士前地官主事治和三年多善政此特其一云

登科橋記

刑科給戚賢全叔事

往歲甲午山人使荆往返含山道中攬太湖之勝挹蒼山之秀探華陽諸峯洞之奇山川如舊英靈獨歎倍增感慨初至郭東瞻一廟貌進而謁之乃宋儒游定夫先

生之祠堂也徘徊而前斷橋當濟輿夫裸體相扶以肩競而過因訊其勢長迂大江橫亘幾十五丈夏多洶濤冬多冰冷民甚病涉舊惟木構是以易壞也去歲張尹下車觸目激衷愀然思復然以初任未敢驟舉比及令夏政通民和因自諗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從事土木未免後日為今日也於是捐俸勸民搶往圖新乃勅縣尉王君印董作工役伐石如山型磚于冶煨灰于厲載築載鑿載荒載砌高崇八尺殺橫流也下泰七乳洩奔湃也旁規六雉防傾跌也計度維審

含山縣志

藝文記

五

綜理維密聳峙壯麗宛如游龍非復曩時支撐之陋矣然五月經始而九月落成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行歌相慶無後艱尹欣奏績祈余勒石夫一物不備而知王政之缺徒杠不成十一月無政也輿梁不成十二月無政也況茲銜津往過來續不問晝夜又可一時而無政乎然二十餘年沾体塗足徒滋永歎孰知風夜在公乎孰知民憂為急乎孰知興滯舉廢長慮而却顧乎若張尹者可謂知所先務矣第其刺曰含山賢宇舊在縣東橋在郭東故以登科得名今賢宇新造縣南勢左義睽

擬欲易名鎖江蓋取河流旋遠縣治返出大江而鎖之也似也殊不知名雖以義而起義當以名而辨世所謂登科者不過志在青紫而昧奮庸熙載之初意矣故學術溺人之心甚於洪水溺人之身在昔孔門顏閔而下分為四科身通六藝者七十二子豈後世科目之士哉橋近游祠定夫先生固嘗寓此講明聖學迪啓後進者也先生志行獨非孔門四科者流乎今流風餘韻膾炙人口使克新橋之心而懋新德之幾廣登科之義而邁登孔之志景賢思齊不忍淪汲世俗之趨吾知含山洋

含山縣志

藝文記

序

洋風生洙泗上鎖道藝下鎖聲教名將愈切功將愈烈矣仍其舊曰登科登科不擅美乎尹瓊海人名允弼字廷相別號毓峯云時嘉靖壬子歲仲夏之吉記

含山縣志卷第二十九

序

迎養圖序

楊

駙馬王公鎮越之秋予辱與張君可成交嘗與予論讀書之事忽感然若有所不忍言者詢之乃曰母氏生孩時父已即世四十九日矣保抱鞠育顧復教訓底于成人迄今四十餘年母氏亦已勞心既長方欲致返哺之私適丁多故即從公于征役不惟失定省之禮滯滯之奉尸饗之勞門閭之倚反有貽於母氏風雨霜露之夕

含山縣志

藝文序

一

予戢戈艾之暇惕然思之心推肉戰不能自已及公鎮歙俾迎養于戍守之地母子團樂骨肉完聚啜菽飲水以盡其歡獲守貞操白髮無恙者實駙馬公之賜也予聞而異之及觀歙楊鑒泉所繪迎養圖王公所和詩諸公贊美之什令人感嘆再三越之士友樂道人之善亦從而咏歌之俾予引其首予讀陟岵祈父之詩而知征役之君子不得以養其父母憂念之情形之於言有足感動人者以見天性民彝未嘗一日忘也今總戎王公卹行役之士念慈母之心使之迎養於戍守之地得以

共子職奉王事以全其忠孝之道公之德及於人博矣雖然可成之念母非若陟岵之子徒瞻望其母而已必欲感總戎俾之以迎養也王公復能卹之以遂其養又賢於祈父之不聰者多矣是一舉也非仁義充溢於中者歟若夫母氏貞節之德有未易以贅辭姑述其迎養之大略以書于卷首云時吳元年冬十月即望序

送刑科給事中張公序

越府左長史 宋 拯

給事黃門掌綸青瑣以出納乎休命以繩糾夫歲奏是蓋虞廷咨龍納言之職居是任者必行檢端確問學淵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二

源識見明敏斯足以當之若張公一德之具式副是任者矣公和之含山人高祖茂之宋季以儒術官至兩淮運使曾祖達甫仕元官至管勾祖有祥亦以儒術洪武中自真定尹歷五軍斷事永樂初賜璽書優老於家比三世居官皆有廉能聲公嗣祖武克肖厥賢以髦俊登甲科制行純潔績學汪洋鑄為文辭渾厚正大有溫潤而無險怪識者偉之初授刑科給事中再丁內外艱調戶科給事於南京早夜孜孜寅畏虔恭以熙厥職以亮厥采茲以一考書最天官復任南旋厥交游官京師者

榮之具閭閻之賴未俾序以餞之余惟士之讀書勵行欲致身顯榮光賁祖考也惟一德抱經濟之才擢進士之第拜納言之任恭乃職而懋乃績行膺勅制進其官階贈其父母封其家室俾鄉人嘖々僉曰偉哉張氏五世後先組綬斯必樹善之深故爾也庸書之於篇為樹善者勸焉

送刑科給事中張公序

衛府左長史 金 寶 三衛

淮右之壤衍而沃其風氣龐厚居人因土地之利樂於力本無巧技逐末之習故為士者多性淳實美學皆務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三

實氣象視吳楚之士不同風俗使然也和州含山密邇皇畿居淮甸之奧當憶永樂初太原陳公琦為守譙郡戴公彥則為令二人皆老儒予素敬畏者一時以義道相推獎力行教化首務學校誘掖激勸咸有方所故羣彥彬々輩出登俊擢秀者予多識之繼是而起則今戶科給事中張君焉君登永樂甲辰進士第擢行在刑科給事中以憂去官服闋調南京為人才美內蘊弗炫弗矜與之交者莫弗心醉其德比以考課趨行在同袍之良咸樂與胥會而惜其別出祖近圻亟來徵言夫人有

善美在內其容貌辭之接人人得而識之山輝澤媚自不可掩也致所以悅人者奚以哉張君鍾江淮風氣之厚習力本之俗以淳美之姿加務實之學而又及事其邦之賢大夫士樂聞其遺風善政致是蓋宜矣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上之崇爵厚祿必以待賢有德者君其勉之

胡公致政序

龍游尹余相

龍丘居洲上游當閩廣之衝地閩民聚政劇事煩司銓衡者不以予為謫薄延受今職予方昕夕淬礪以圖報

含山縣志

藝文序

四

稱蒞政之明年丙子和州胡君由貢士亦以簿茲邑其道器凝重德宇粹然如飲醇酒不覺令人自醉遂相與矢心同寅協恭以靖共迺職歷歲寅僅三年于此政乃底績民用以和非予所能獨致也實惟胡君有以佐之治之機似有可待者而胡君忽以尊鑪動念欲引年以歸其鄉予始而戲之曰矮屋不堪以容君耶君曰否亦各有志耳君子惟志之為樂外不足計也留之不可又留之又不可連白于蒞事者竟還其政如羽斯脫如拔斯舍何其見之明而守之定有如是耶差穀就道言別

有日先斯載酒崇聲以饒舉栝而酌曰先生此行殆將泛桐江浮羅剎歷蘇湖過京口遡大江而上復和州之故土撫景興懷擊箴醺酒歌白駒之章誦休之語高脫塵表與造物游似可樂矣予亦夢寐山林者顧其勢有未可解耳予實慕之不可以無傳將命畫者盡榮歸圖之何如胡君笑而言曰縱令有工畫者祇模繪吾行色而已吾之心不能盡也苟一言以畀則胡氏之九鼎矣將實藏之為世講之好予惟勢利之途猶萬仞之因深則沒淺則出惟君子能疾趨而避之一於進者不知

含山縣志

藝文序

五

也先生方釋褐官游未幾而拂衣謀去雖古人如漢之廣受二疏公如晉之元亮陶公皆能明哲保身見機而作之君子當時榮之後世稱之先生與疏陶公爵秩不侔而其恬退之志實千載同一科吾又不知公道在人亦能榮而稱之如疏與陶不也圖成用書其上偕為諸士夫欲贈言者之軌於以發之

寧都尹胡公八詠序

翰林編修劉戡安城

含山胡公景濂以鄉進士宰寧都於今八易寒暑始得請子當道來書六載最益前此邑事倥傯當道者以為

不可一日去景濂既治之有次業乃可其請掌銓者署之上考而使之終惠于寧都太史董君尚矩寧都產也取其治行之卓者列為公事與諸縉紳誦詠之而俾予引其端太史之言曰吾邑編戶百三十里胡侯視其貧富以差賦役富者重貧者輕復酌貧富之中稍加乘除以為無告者地而併免之其均賦役可尚也邑俗恃勇使氣少有忿爭輒募脅力者格閭官不知禁多召不虞侯痛絕以法俗為之變其息鬭爭可尚也邑民沾沾自足意不在榮進遂至廢學侯以寬賦免役之法誘之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六

使之感奮有成進士者侯家再世同居敦尚孝友舉而措之於民遇骨肉爭訟必諄諄諭解之嘗饒康節孝友詩以為民勸其興學校重倫理有如此者邑治六卿田半原濕原畏旱而濕畏水歲常艱食侯先事勸分得粟數萬石并舊所積儲之公廩雖水旱相仍民無菜色侯性最重煩民裁省冗費在公廩餼亦從末減所居廨宇卑陋安之不飾八年之間土木之工壹無妄舉其實倉庫節財力有如此者邑多淫祠世傳神能為厲每歲競椎牛賽社增飾土木以媚之貧者至破產又酗酒鬪傷

侯一加禁絕民用不費而厲亦不作此其止淫祠者然也邑隣閩境凡閩有警即戒嚴而城久圯為通池亦利歸於民成化癸巳侯用僉事陳騏命修復之民恃以為衛此其修城池者然也嗟夫為治莫難於得民心尤莫難於得士君子之心民之蚩蚩容可違道以干譽士君子通古今達治體得失誠偽如鑑之別妍媸固無有能適其情者景濂何以得此於吾董太史哉太史方執筆詞林得書一代循吏俾有聞於永世景濂是行也俛焉不替其初使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則所得於太史者又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七

不但縉紳誦詠而已永世之聞厥亦有賴景濂勉乎哉

縣尹牟公榮權序

國子監學 張弘道

嘗讀漢循吏傳每善漢民之幸之大而亦未嘗不嘆其人之難得也抑孰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有如我邑侯者乎我邑侯龍厓翁以庚戌進士小試於含至邑則經緯有紀整束有條其張弛操縱之機又漸漬而不驟如闢雲路以崇文教卜東門以迓鴻休減戶則以立民命省里甲以節民財新屋宇以鮮荒獨均戶役以甦疲弊敷化夷愉宣風揚廟自官屬以及里閭爭衣被而煥

休之暇則詣學宮聚博士弟子與之講論道藝士服民懷方顯々然頌也聲聞蘭臺之上移檄以嘉予之謂其平易近民操持不苟郡中屬官俞世科輩爭獻卮酒為壽并索予言予惟謂之曰嗚呼休哉我聞在昔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々平之守不可改也以此觀之則我侯之所優者孔子之所尚也庸非古之循吏矣乎吾民何幸而得茲牧乎君侯實德獲上憲臺明哲知人俱見之矣雖然是豈足以盡大君子之所長哉公以古渝右族科第世家曾大父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八

健菴翁為清朝著注尊翁伯氏皆顯榮於時則侯之勵循良而操冰蘖其得於家聲者舊矣行將榮膺顯擢以霖雨天下豈直吾民之受其福耶余嘗辱接懇懇惟見君侯縱論士君子立身天地惟求上不負皇家下不負所學中求不愧於此心而已則茲旌常之典豈足為公重輕哉特以公之政在官屬之口公之德在吾輩之心義不容默敬為掄揚以彰其威彼司諫垣者尚其疏之聖天子可也

龍崖牟公德政序

荆門州別張鳳詔
寓

古之守令稱循良者每以龔黃卓魯為最究其所施之政不過曰力行教化焉爾勸課農桑焉爾驅逐豪強以安良善焉爾外此而驚世駭俗之事無聞焉今之守令偏天下而循良者不多得是果古之治不可移於今而今之民殆非古之民歟無乃身家之計重子民之念輕施為緩急之序未之講焉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循是道而行毋事穿鑿姑息遠通以干譽而毅然表見無愧於古之循良者其惟我龍崖牟公矣乎公以西蜀世族登庚戌春闈之榜雄才碩德傳頌天下下車以來勵精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九

圖治是以首謁文廟見雲路阻隘遂捐己俸易民間地而廣之仍命生儒分立文會政暇與之講解擇其優者申之當道一時多士鼓舞激勵將來科第益有人焉是皆公之教也其興人才崇學校有如此去夏大旱民心皇皇公齋居祈禱一以民之憂為己憂既而天心感格時雨大沛獲有秋之望其重民事有如此舊時城之東門偏於城北公覽山川之形度土地之宜計土木之費易之於東向不惟往來者稱便而居民之富壽安寧亦賴於此故雖僻居之叟莫不扶杖往觀且嘆為天造地

設胡前人之見弗及此也其聽民便愜民心者有如此他如審賦役之冊以均徭役也屏積惡之徒以除民害也禁富民之侵奪以恤貧窮也修築城垣以防外患也操練勇士以嚴武備也不數月間教化行焉農桑舉焉豪強屏迹而顛連無告者得有終焉政教號令煥然一新公庭閑暇問巷詎歌其與龔黃卓魯殆異世而同神者歟此無他亦惟其心公而已矣惟公故明惟明故決雖治天下裕如矣而况區區一邑乎哉抑聞之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作為者必有大名譽其受知當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十

道文章旌獎一曰蒞政勤慎恪修焉政催徵有法解俵依期一則曰平易近民操持不苟初政已能自立後効必有可觀亦感應自然之理也公何要於人哉雖然茲特小試焉耳由是而之焉見異於銓部著聞於朝廷銓垣樞軸之任皆其分內事耳嗚呼百里非大賢之路枳棘豈鸞鳳所棲矧公之冢器英敏特達問學淵源又將魁天下而紹芳於無窮矣豈止今日而已哉傳曰德厚者流光又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公其以之余輩叨庇宇下躬逢盛舉敬為掄揚文之工拙非所計也

含山縣志卷第三十

白江王公榮獎序

縣尉

太學生

劉藩

治邑者獲上為難治邑在卑屬而獲上者為尤難蓋一邑之小眾責萃焉凡為之自我者而欲見信於人此固不可必得而況以一介卑屬而能卓有成立為當道者之所稱美此誠大有積養者能之茲不為斯人之尤所難得者哉吾含幕白江王公奉除書來襄含治越今幾四載餘每以統御者不盡其用故所如不合雖有芒穎不得處囊中突脫而出此其所遇使然而非其樂為是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士

以自晦也迨我龍厓年翁以甲第人豪俯視含篆比下車即知其老成良吏專任信使俾得以摠厥所蘊而公亦有感於知遇之殷未嘗不殫厥才美以贊揚丕治故一時之所懸建者若巡捕而四境肅清課農而百穀榮實其聽訟則清明可稱其均役則平允可誦他如修城壘建行闕民用丕作百度維新凡若此數者雖更僕所不能悉由是實德所積無感不孚吾龍翁亦重其成含之民益樂其庇未幾而巡鹽公廉得其實亦加旌勵焉夫天下事有所不過亦必有所遇有所成亦必有所由

成今觀白江之所陳列者信可嘉樂而至於歆美之所由成龍翁之力居多迺知白江之遇有時而勲業之顯變有待也向使白江之不遇龍翁龍翁之不為白江曲加成就雖白江抑豈能必其有今日耶是知與人為善者龍翁錫類之仁也旌淑以勸善者烏臺勵世之公也至於荷成就之實而不負所引翼者又白江克自振拔之勇也一舉而三善攸集使白江傲是而後益加寅畏永任一心雖為聖天子之所眷注寵任亦其理之可取必焉者而其休美之集豈特如今日之可賀者已哉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七

送俞世昌序

學博林 幹

予蚤歲師拙誠先生於南都退而取友得俞君惟善君家世和州之含山亦以遊學至篤厚簡默日事問辨溫然如玉君子也其師方民部湯侍御公多材之曰是能蚤雋而藝戰屢抑幾二十載正德甲子予釋經改官來含君進揖情舊如初而吐辭屬筆爛然充蔚則又非初矣含璧經之學自君得師惠所授於同志經賴以傳如是而學如是而行君之事畢矣世之九方臯汗駒委於下乘命也茲歲擢貢予偕同寅及諸士子張具別酒振

衣共揖為之評曰學優行美天薄其遇子諧能世其學為含士良且諸孫蘭玉種々代君顯者有在也崑岡不耀而玉耀之理也抑君之生如霜松雪栢處巖壑中能競紛華於軟風融日之際而挺然秀拔獨見於羣芳搖落凋零之後是亦理也君行矣君之事有在君其勉哉余曰公論也遂書以贈

東庵晏公序

解元潘 龍

東庵晏公來尹夏津閱歲既心厥職當道諸公爰薦今春總督國儲路公復移檄焉其僚佐愚菴徐君羨其政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十三

績之章也微言於雲岡潘子曰獎者遇之機也譽者實之賓也匪遇曷獎匪實曷譽匪言何述潘子曰噫嘻公之所以基是者君知之矣予復何言且問當官之要何先公之來是者何道愚菴曰吾聞當官之要清最焉監司之於守令清揚焉公之來是其清焉矣乎潘子曰吁咈哉似也而未盡也茲因居官第一義然清而自恣則人病其狂清而寡量則人病其刻清固不能盡居官之美而公之蒞政恐非專於清也請試君之所言公者何如君曰某之得侍於公嘗聞其持己也曰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是故上塞溢防之流而法不撓於勢要下寢非望之要而馬不癯於監牧謂非清者之介乎其率物也曰有私心則有私人有私人則有私政是故近習朋亡而下憚不惡之嚴遐遠不忘而均沾同仁之視謂非清者之公乎其養民也曰百姓足則財用無不足是故賦役以時而欲膏腴之不竭耕歛必省而欲豐凶之有賴謂非清者之惠乎修此三者以基獎其誰曰不然且薦者必以幣公辭之曰職思其居分也譽以上達偶也盡分而獲偶吾何愛焉謂非清者之廉以取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古

名乎潘子曰噫予固知清之不足以盡公也介則有羔羊之節而可以辨大事君子謂之能以禮為防公則有包荒之量而可以服大眾君子謂之能同人於野惠則軍單門之恩而可以得民心君子謂之順事恕施廉以取名則不勉強於期月之間而急於人知之薄君子謂之待已重以周若是行於天下可也而況於一邑乎吾固知清不足以盡公而究君言之也然則路公之舉君子謂之不溢美公之基之者君子謂之情深而文明矣上下之相與以道固如此夫豈和同之非福乎愚菴曰

獎善者薦揚之漸也公之大行有其漸矣謂非吾人之所羨乎潘子曰有是哉聖天子久道化成之候循良之擢當俾有漢君臣不得而美於前矣請謹以復公可也

送密雲蔣侯還任序

密雲者順天之屬邑也鄰北方雜軍衛民之凋瘵極矣今聖天子龍飛藩邸余受命為順天尹時令密雲者弗得其人恒以為憂居無何獲蔣侯來令茲邑患以溥其愛也廉以貞其守也剛以成其斷也虛以布其公也幾以通其變也阜康斯邑余憂頓釋他日侯因公謁余余

含山縣志

藝文 序

十五

叩邑事兼謀經時之要因是又知侯憂國之忠許以純臣速余以丁外艱去任意侯之治密雲必有大過人者惜未觀其終然未幾侯乃以事忤中貴改江西都司斷事投諸閑地余聞訝之至失聲歷言諸雷道當道實察其才乃以吳侯北觀委視進篆凡越七月受代而去治吾邑者其即治密雲者乎噫曩余以分守之隔知侯未悉今尤相與之密知侯益深德日濡也政日聞也然其教者因民之性而導之其獄者因民之情而折之其賦役者因其財力而平之其興革者因其利病而為之侯

無與焉蓋平易之政中庸之行雖欲舉侯之美以為之
揄揚而大治無迹卒付之忘言已矣昔人謂居官無赫
赫聲去後恒見思者其侯之謂乎余特因其去邑書此
以見顛仰之素云

傳

卓行何蕃傳

唐吏部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
自大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
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
含山縣志 藝文 傳

士

焯焯者數十餘事以升之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
諸生以薦著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
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
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
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
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
能止乃閉蕃空室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以
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開
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

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
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
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
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正色
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
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
澗溪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

含山縣志

藝文 傳

七

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
以是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羅貞女傳

禮部儀制 羅 炯

貞女名兌予同高祖之諸姑也生和州含山時持祖喪
歸故又名孝女彌月父抵舍謂貞女骨相奇願不宜家
室易所謂承筐無實也欲勿舉而無及稍有識知即喜
聞古列女封髮斷臂等事每日所得於父者及就寢時
輒述諸其母且自其願效之志蓋擬焉孺慕性生而
父平居嗚呼橫經教子或署不廢貞女每拱立揮筆至

乙夜父假寐不去側父乃更喜謂擊絲中乃有江夏重子相攸而許字蔣氏子歲成長父死蔣氏子旋殤貞女痛哭絕粒母慰諭始疆起然骨立而神益傷矣及父服闋蹇修氏踵至乃泣告母曰蔣氏之盟父命也父死蔣生歿兒何忍負九原頤長齋奉佛事母以畢此生母知其素志難奪許之有給之曰汝兄已納某氏采勢不可悔奈何貞女為啼者久之聲寢排闥入則已自經氣絕矣而繩五尺環頸作結令解觸不易施鄰里謂以戲言殺烈媛深咎訛者逾二日侯中忽哽咽有聲急救復甦

含山縣志

藝文 傳

六

已知向語妄泣謂母曰兒適死矣一念不忘母故復甦幸成我初志相持而泣蔣氏故冠於族高其意蔣聞諸當事巾車迎歸貞女為一往至則謁塚拜舅姑執婦禮留姑所者累月值流寇震毓私語蔣氏諸女寇且至吾儕女子宜蚤自為地既而賊不果來兄文學逢日乃奉母孀貞女歸嚴避賊家久外驟歸顧反如客燕幕鳩巢蕭如也貞女與母形影交弔搗搗女紅以裏朝夕凡七載以今歲暮春得疾遂伏枕不能起六月母先卒時兄游藝東海含繆諸事猶從床第間料理就緒旋以已故

衣分散侍疾諸婢婦曰吾行追侍吾母惟候兄一訣耳及兄奔喪歸所相慰勉者多見道語彌留時語侍者曰吾事畢矣一疾支離殆有夙業囑兄為設懺法既竣手兄一見若將永訣然復囑兄為持俱祇大准提咒脩然引首著枕而逝實崇禎十四年孟秋戊戌也既歿於遺篋中得白練平幅以朱絲刺成字曰惟孝死貞惟烈死節後有賢人知此清白又云此為貞女羅兒之屍世有識者其藏覆之蓋寇警時製以自佩將為一訖計以待尚或瑾之者耳其意念深且遠矣貞女以十三許字蔣

含山縣志

藝文 傳

九

氏十六矢志又十三年而全歸蓋其緣母而存繼母而死志之所砥天若成之何其至哉論曰古之詠栢廬并如衛姜趙媛革大都得之成婦以後者為多若宮公季女純以從一之道殆充類之說未可概為通論夫許字之秀於彼所未覲之人尋常齒及猶或忸怩何以永言從之計不旋顧哉段修之順雖未彰而熊魚之善固可取千金帶墓酬其許心如謂義自悅生必待死而後義何以處夫未晚者乎淺之乎言義矣

余烈婦傳

葉聲梓 和州

烈婦余氏者張鼎奎妻也奎世居含少孤貧事母孝作苦二十年積百金遭母喪悉以營葬年三十七始謀婚娶聘余氏女即烈婦也烈婦生而貞靜寡言笑善事父母許字時方十四歲既而奎知其幼請辭父母許之婦正色曰安有一女子而可字二姓者拒之力父母知終不可奪遂委禽焉定情後人以少長不作為烈婦惜婦終怡然甚敬事奎嘗挾微資走江淮間踰年不歸烈婦迎從姑與居家無斗儲為人補緝衣履自給冬月寒

含山縣志

藝文 傳

二十

甚階下雪深尺餘炊烟不舉烈婦掃庭除凍坐呵指拈鍼無戚容無假貸比奎飄泊以歸晏如也庚申歲奎遷縣之運鎮居愈困頓不自立抱羸病烈婦日侍湯藥唯謹歲癸亥歷數月不起一日取所製新布衫服以煮藥奎怪問之烈婦曰君病若此能幾時許妾服此亦幾時許矣言畢嗚咽各泣下越旬日奎病劇湯藥不能下列婦輒含藥飲之旦暮號哭不輟迨五月六日奎卒烈婦年始三十四視含畢烈婦以頭抵棺哭曰妾侍君已二十年所君既逝妾何能獨生且妾年尚少宜死無子宜

含山縣志

藝文 傳

二十一

死無舅姑侍養宜死言訖誓絕粒以殉呼天大慟幾絕復甦於時盡散髮髻衣物揮食不復進有勸之者烈婦曰妾見世之婦人夫死再醮視所天等兒戲耳妾實羞之寧忍自蹈其轍乎或曰死水死縊與死於餓一耳何自苦難為烈婦曰我不敢從其易以餓而死不愈於吾夫之病數月者其兄曰殉節死何如守節生且諭以營葬既畢即奉養以終其身烈婦曰我豈為無養計耶守節百年而生無寧從夫一日而死自我事請勿言至十五日夜絕粒十日矣渴燥甚少飲水神氣稍增知兄潛投以葷汁也自是勺水不入口又數日唇焦齒黑雙目如火通體若焚燥鄰婦不敢近至二十日晨起沐浴更衣匍匐前哭且拜仆不能起迺取井水一盃吞之自稱臟腑洞豁朱唇皓齒明光閃爍見者驚為神異已而慨然曰吾事畢矣遂跌生而逝時觀者絡繹奔會數息欷歔泣數行下皆曰此真烈婦也趣命畫工圖其像族人具棺以殮一日之間遠近矐金以奠並欲為祠祀之惜未有竣其事者

論曰余氏子真奇女子哉鄉使其夫卒之時碎首雉經

何難立殞以殉顧乃從容就義為所難為卒以機死此其心尚知有世論哉上之人知之而能表其峻節以風厲斯世其功非淺鮮矣夫以潛水一片地商賈賁紛紜雜遝之區乃有奇行如烈婦者庸德之至即為鬼神日月經天光彩嘗鮮嗚呼懿哉

頌

瑞麥頌

大學士劉定之

為刑科給事中張祐時出守處州有平賊功

括蒼山高其水清駛民氣勁急觸之遽起有嘯於林田

含山縣志

藝文頌

王

蕪室煖張公憂去奉勅來止賦首肯從且惴且喜還我耒耜南畝舉趾漸々之麥雲卷風靡金穗並抽玉塵罔執仰事有餘飽我婦子惟公之先賢守迭紀堪載漢傳詠先宋史弭寇召祥公踵世美鳴公無歸郡民所倚留待他年入侍黼宸

贊

民部主事戴瑤像贊

壯元學士商輅

胸羅乎天地經緯出乎帝王記香飄桂子秋風帽壓杏花春雨帶館金章衣分錦綺噴當時政無百年而神仰

諸後者莫知其終始

蔣銘像贊

禮部儀制司楊叔通

貌恭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德充而行純卓爾縉紳之望徜徉乎宇宙之間澹泊乎名利之上性理深潛心田平曠噫斯老也其視富貴如浮雲高出塵流而頡頏巢許者也

大樹贊有序

戴重

大銀杏樹在黃梅山圓通寺門相傳為唐時物然無所紀其寺則宋元祐所修也歷陽之山無勝國之木獨此為久隆慶中有貪令欲伐之匠者以無大銀為辭其夜大風折一枝猶大如輪

藝文贊

含山縣志

王

今取以去未幾以墨敗或曰是有神守之余曰木老而折吏貪而敗固其所也

鴨脚之葉菁何菁中夜開花星明々圓二十尺縱十極老而神靈辟五兵不肉不骨能長生

國兮不如爾人兮不如爾々壽千祀

落日黃鳴崔翔蒼密々弓雖張不可射杏之實其下百斗以盈我缶雀兮母喙我杏我有嘉賓之慶

祭文

祭張給事中文

州判李洵

惟公鍾歷陽之靈為振古之傑早振甲科南居言責不

避權貴多所建白乃直道難容出守處越彰善癉惡發
奸摘慝俄奔外艱適寇猖獗時議交推公適苦側奉
旨以奪復專秉麾其旄鉞兼程追捕不計俘獲時總戎
忌其功竟奏錫三品之服色民立祠以時祀遐邇為之
於悵嗚呼文武全才轟々時々生封爵沒廟食其大丈
夫之事業奚翅可祭於其鄉已耶思威風著流而不竭
至今我浙之士民尚皆賴公之遺烈惟其有功於斯世
自當紀銘於竹帛何必喬登八座俟一時之榮特耶洵
官歷茲土彌仰懿德酌酒三獻微忱以竭神其如在惟

含山縣志

藝文 祭文

五

冀鑒格

祭奉政大夫李公文

工科給事成性

嘗慨陸機歎逝之序讀魏文與吳質之書同時親故盡
登鬼錄晚交密友亦不半在中夜思之潛然涕下而况
公之與余更有百倍於恒情者耶惟公星英岳秀山敏
川光遠接關閩近紹薛王筮仕洵陽山城斗大民寒土
瘠公淑以道義年俗用康及為荆守其治如洵措餉軍
前賊用以殲進佐衛源實有餘閒栢鄉容城惟道是研
署事琴臺如借如寓處脂不潤介然不易公於道日進

而世務罔所庸心遂思懸車之義於丙辰告歸居縣之
水邨余亦是年假歸訪之樂天之堂痛談夜半益良
晤也未幾而疾作未幾而訃聞嗚呼百年一別真成久
違矣然而鄧魴既歿誰為余喜唐衢已死誰為余泣余
自是斷西州之路絕伯牙之琴矣尚何言哉嗚呼哀哉
尚饗

碑文

游定夫墓誌

宋秘書郎楊時劍州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五

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
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
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
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取邑人子弟
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
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
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
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

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復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議與之衆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事公丁大忠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三

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於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愈久而不忘蒞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徵斂修奉祠

館市材調吏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搗擬林握損揆拂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危學士墓碑輯略

明太史宋 源

公諱素字大傑姓危氏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改承事郎國子助教擢兵部員外郎歷官監察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五

御史工部侍郎大司農少卿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迫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弘文館學士俄有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讀書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坐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嘔葛君元哲更相策警復徙步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禧之門二公皆折行輩與之

為禮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轅名德俱尊其過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嘗敷釋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頌臣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為告耶縱加罪在操觚者卒以進講順帝大悅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撫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元

源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其助教承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一片言折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勅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於石順帝以公善書筆札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曹監以教化民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署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在大常也請親祀南郊

築北郊以斥合祀之非謹議法嚴祀典以祛謬妄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修毀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授略難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四人以諫死英宗廟公請錄其後官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錠賑所全活者甚衆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思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元

重情豈能默吾不敢畏刑猶懼後世史官耳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采列國兼典和路編管與守將誣其欲擅發官困糧廷議杖貽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諸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參政長

者為公法釋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字羅帖木兒戰死之初，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國公，龜山楊公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蕡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睿思二閣，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遂罷其役。諱官時，卧居房山。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三

及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不敢生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與鄱陽徐彥禮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言于鎮撫吳勉輩，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顧骨為楊華真珙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若貧賤時平生。

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侍制黃君喈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眾，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人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賑而生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出自公手。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于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卷，奉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藏于家。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三

巢國華武莊公神道碑

明太史宋濂

自古興王之際，天生真人，拯民塗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丕猷，弼成其大業。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噓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遠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眾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

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豐國公妣童氏追封豐國夫人公生挺然有英氣見者或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盜賊乘時為患屠劉黔黎蕩析室廬剽奪玉帛公慮威迫州境即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強丁淬厲刀劍晝夜為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投相從于時帝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三

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霧集公遂率眾來隸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漂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勳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地肆為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遣大將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於姑蘇拓土於淮東其功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大統既集帝念將師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賜鐵券金書傳之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授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堦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於官舍年五十有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黃墩先墓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于九泉且進封榮國公諡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早逝竟無嗣續其配豐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為碑銘樹諸神道尚書臣陶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三

凱即日傳命授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材勇為難而炳於幾先為難公當羣雄疊奮之時亦欲以一障自效見帝之頃即知天位有在人情所屬統其部曲雖然來歸非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烟之眾豈得而美於前乎

烈女鮑孀姑碑銘

縣尹周元宰三韓

昔聖人之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夫所為貴者非含靈稟覺雜染氣質者俱足貴也謂其能得天地之正性凡

忠孝節烈之事不難毅然行之無所却於前無所畏於後彼並不知有忠孝節烈之名也吾以盡吾性而已若而人者無問智愚無問貧富貴賤其生平大節決之一日傳及千古貫金石而動鬼神張四維而敦五教故足貴也

今天子以道治天下敦勵風俗崇尚名教凡民間有節義堪表彰者撫臣歲上其書於朝廷如太史陳風故事給價建坊以示優甚盛典也然潛德幽光尚有湮沒不彰者或限於力或格于勢始猶盛傳其事及浮沉數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五

十載遂寂然無聞雖若人之正性自在天壤然有表彰之責者不凡頓乎余蒞含之三載邑諸生張重徐繼瑤等以烈女鮑孀姑遺事乞余表彰以示不朽而余勿敢辭謹按孀姑本性鮑氏為汪丁氏養女家六安其父挈女流寓于含邑之運鎮女尚髫年借燈夜績足不逾戶貧家女而大家舉止者也先納里民王章之聘委禽蓋有日矣不意有窺女之貌而餌其父以財者其父遂惑于旁人之誘逼女改適女知父命之難以力爭而吾志之不可以勢奪也遂佩其原聘簪珥等物從容自經嗚

呼女亦烈矣先是邑諸生聞其事于大巡屬旁郡司李白其寃反覆數回寃始得白仍許特疏題旌會大巡以他變中止雖公道猶在人心而闡幽尚窮形管良足惜也夫女一寒閨弱質耳非有姆訓之素嫻知美名之足慕也况未睹夫壻之面遂矢從一之衷止于禮裁于義謂非稟天地之正性而毅然不為外物所搖奪者能之乎事在數載以前今獲表于數載以後諸生好義之舉始終不衰洵乎潛德幽光為天地鬼神之所不容泯滅而亦人心風俗之賴以維持者也余樂從所請因捐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五

俸建碑著其事之始末並繫之以銘曰人稟正性宜勵名節末俗流風日漸漸滅卓哉鮑女秉貞不惑父命難違吾志不奪未入夫門遂與夫訣從容就義永矢從一彤管有待幽光不沒磨笄名山望夫化石自古有之于今為烈錫之貞珉以保無數凡民有心頑廉懦立

誥封奉政大夫梅邨李公墓志

成性

李公諱衷燦字藜仲嘗築室梅麓學者稱梅邨先生六世祖閔河南汝州諸生上春官廷授和州同知有惠政家含山父雲瑞公諱應龍以諸生游太學樂善好古時

稱名宿長公自燦李曰燦仲即公也公生端莊警敏不為兒嬉甫能言即受古詩歌過目不忘年十九為名諸生為文高古絕塵學使按部奇之擢第一順治戊子鄉試乙榜膺 覃恩廷授推官癸巳五月改授陝西洵陽縣一日讀金剛經忽悟此心無方體無形狀無有聲色臭味自是玩心神明獨游於萬物之初矣洵故西鄙萬山中莽莽豺虎臣戶外公局齋靜坐與士大夫講姚江致知之學翕然宗焉官舍屢空晏如宜人共勵清節每客過質步搖資枿白所至興廢墜集流移者立科條民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李

感誦之已遷真定府冀州以太宜人訃徒跣歸里服闋補知湖廣荊門州荆楚服要衝屈雲貴孔道民數苦驛值王師進勦丁夫委整無算公首捐俸立站匹康除陋弊供億迄今不乏元戎圖將軍以公數言立減運丁三千島東六十萬公積誠格之也文量令下所司居奇有以加級諷者公曰不若藏富於民為朝廷陰留元氣此可為子孫計也令民自報墾闢得田千畝事聞部深嘉之居荊八載每提挈綱領修明掌故拔識士類發奸摘伏如神荆人聞蒙泉常祠祀公公更築景陸堂聚諸生

請學多所辨訂時謂陸文安再見也歲庚戌擢衡輝郡丞故事郡丞冷署營遂上下公冲曠不尤措意是歲謁孫徵君奇達於夏峰以贊見盡質所疑三返晝夜洞晰心性之旨兩歲中凡一署汲篆一權歸德府事皆治如荆門云冬十月入 覲京師致書大學士魏公貞庵大司農戴公道默論辨數千言余時京邸多暇日一會講諸所論說剖晰精要洞見本原可謂津梁後代之學矣乙卯二月還衡適疾決意乞休同官知公之貧也各資裝以行遠近士民遮送填咽塞道至不能行迨明年丙

含山縣志

藝文 碑文

李

辰歸水部故里築樂天堂種蒔花竹日嘯詠觴論其中不復問戶外事矣是秋得疾冬十月尋愈復發作呻吟吟展起有會詩一日語家人述蔡元定謂其子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故物言訖端坐而逝前一夕猶書屬纊三戒謂崇清白禁浮屠戒裂帛云公學醇德粹行潔氣和事兩親至孝伯季友愛極歡周族親不欲市德與學者語每令体認心源久之各洽所欲以去昔滄州戴公謂公探原心性實踐於日用言行間而非揣摩影响中來者真知己哉公生於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

初六日戌時卒於康熙十五年十月十四日辰時娶元配唐宜人繼袁宜人子諸生對博學有名行克世其家孫四鎰鎰鎰錦長鎰諸生所著侯正錄憂是商略景陸堂或問通書擇榜嚴大意紀性六則拳拳錄晚間編顏巷錄變草刪付梓行世

續編

昭關伍相祠碑記

兵部職方楊于庭金椒司

太華氏曰余游句吳抵錢塘江上蓋往往有伍子胥祠云子胥忠於吳以讒死吳人憐而祠之固當乃吳楚之

含山縣志

藝文 續編

三

交亦有祠子胥者何居其為賢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含山縣北十五里許為昭關最扼塞度天下有事所必爭往學士程敏政過關苦險語具所為記中史記胥與公子勝奔吳抵昭關幾不得脫至江有一漁父以舟渡之胥解劍直百金與父曰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吾何愛百金劍耶竟不受胥以是過江得至吳為闔廬畫策覆楚報父兄讐鞭平王尸後盡忠以諫夫差斥不用為太宰嚭所譖死然至其料句踐兵必入抉目懸吳東門表忠孝大節非苟

焉而已者和州守郭君始創為樓貌胥像載在祀典歲久圯壞含山尹龍君始至瞻拜祠下喟然嘆曰是亡論受神棄要害弗守如棄土何乃自捐俸庀材鳩工鼎新而葺其事不賦一錢不役一力而枚枚翼翼稱壯觀矣土人歲時伏臘疾疫水旱虔潔祈禱每致靈應而一夫當關萬夫扼腕其於地方亦稱利益云或謂胥之鞭荆王尸過也然不云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耶記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又謂胥事昏主諫而不聽盡不去賈長沙所謂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然

含山縣志

藝文 續編

三

胥先王舊臣無可去之義孰是機胥為不智則左徒之沉湘非也余又嘉夫江上一漁父能不受粟五萬石爵執珪而間關渡子胥以免此與濮陽周氏魯朱家脫季布無異匪夫僕婢感憤自裁計盡無復之耳賢者誠愛其死故寧乞食鬻鉅而庶幾一用其智豈未足且胥不瀕死烏能報萬乘之君佐其主霸天下聲施後世乎自有宇宙即有昭關經歷者何限獨胥得祠太史公所謂惟倣儻非常之士稱焉是已龍尹既祠胥謂不可無一言紀其事而太學士張應輔庠生羅良弼肅幣乞言於

余余往讀子胥傳而悲之故既表其大者復系迎神送神之曲令零而歌之以詔來世郭守經芳四川隆昌人龍尹為光山東滕縣人尹蒞含有惠政士民別有紀述謳歌尹不具論其祠子胥事如此也其詞曰澤有芷兮山有椒叩天門兮九霄佇美人兮風蕭蕭乘白馬兮騰江潮酬之兮酒儲迺之兮鼓鏡菟不來兮憐陶右迎神陰風瑟兮颺兮導赤螭兮兩旗靈之來兮佳人與期鼓與鏡兮馳酒與饋兮淋漓優色笑兮委婉儼醉飽兮顙右降神楚巫歌兮楚舞渺佳人兮風雨靈之游兮

金山縣志

藝文 續編

中

相恨鴟夷兮千古氣為虹兮江濤怒神不留兮我土載蒸膏兮綏萬戶右送神

危大樸墓

戴重

危大樸放居和州未幾自經死墓含山東門外後二百年已失所在會縣治河乃見夢於令曰我危素也明日將壞我宅惟公其仁之令識其衣冠儼然諾焉明日果掘及墓衣骨俱朽惟棺之前和赤漆如新旁有志銘不記姓名令乃具衣冠改葬之識其處大樸博雅之儒遭時不然自傷其才徒欲成元史耳卒抑鬱以死宜目之

不瞑也雖然君子有勉於生無哀於死死則已矣百歲之後猶慨其枯骨何為乎其有餘憤與然後之君子未嘗不悼其才悲其遇大樸亦可以自朽矣按宋景濂作危公新墓碑銘則云大樸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葬金溪白馬原之鄉高橋之原是已還葬其鄉而含山特其權厝地魂魄所依精氣乃尚耿如是豈當權厝時亦有志銘未棺以遷耶已巳三月月望蒿子識

金山縣志

藝文 續編

中